



▲昭觉县城城郊集中安置点南坪社区内，一户彝族群众家中的孩子围坐在书桌旁画画（8月11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大凉山孩子的书桌

天色渐晚，虫声低鸣，收拾完两个弟弟的碗筷，15岁的洛古阿呷坐在书桌前，打开初三语文课本，轻旋台灯开关，一捧乳白色的灯光，点缀了大凉山的夜空。

洛古阿呷家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这里属“三区三州”之一的深贫地区。去年夏天，贫困的洛古阿呷一家告别阴暗湿冷的土坯房，搬进敞亮干净的新村定居点。在刷着赭色外立面的新房子里，洛古阿呷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间。一张白色新书桌，摆在窗户下面，正对着日出的方向。

如一滴水能映出暖阳的七彩，大凉山孩子们的小书桌，也折射出伟大时代对他们的牵挂。在决战深贫的历史进程中，对洛古阿呷们来说，书桌已不再是“奢侈品”。

9月初，在焦急又喜悦的等待中，19岁的阿作终于在南坪社区的新居里，接到了绵阳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如果没有易地扶贫搬迁，阿作也许就会像往年一样，守在连绵起伏的大山里割荞麦、挖土豆、放牛羊，在单调和重复中度过这个夏天。

5月下旬，阿作一家从昭觉县宜牧乡搬到了位于县城城郊的集中安置点南坪社区。她的“新邻居”，是来自周边深度贫困地区28个乡镇的近5000名彝族群众。这样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昭觉县共有5个。

新居有三室两厅，100多平方米，南北通透，光线充足。站在宽敞的阳台上，阿作就能看到楼下的一小块社区健身场。

像洛古阿呷一样，阿作也是第一次拥有了独立的闺房。浅色书桌上，几本小说摆在一起，风儿吹过，书签绒穗轻轻舞动。

看着爱读书的孙女，阿作奶奶的思绪不禁回到了旧时光。从祖辈时困在山窝窝里穷得叮当响，到如今住上新楼房，老人家把家族变迁一一讲给阿作听。

“奶奶说，你是穷人家的孩子，今年也考上了大学。日子过得‘瓦吉瓦’，你要把老故事记下来，留个纪念。”阿作说，在彝语里，“瓦吉瓦”的意思是“很好”。

于是，阿作萌生了以家族变迁为背景撰写一部小说的想法。不过，在过去，穷人家的女娃娃想写小说，无异于异想天开。甚至，阿作可能早早嫁人，为一家人的口粮发愁——就像祖先一样，锁在深山里终老。

树挪死，人挪活。走出大山，彝族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踏实而坚定。在刚刚过去的5年里，昭觉县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2239户、54505人，占全县贫困人口总数的53.96%，搬迁任务位居四川全省第一。

搬下山的人们，住进了有彝族传统建筑风格的新社区，楼下处处可见绿油油的草坪。到了晚上，居民楼上的灯光，亮堂堂的。而在5年前，柳勇平刚到昭觉县解放沟供电所当所长时，“太阳一下山，山上就是黑黢黢的。”他说，“这几年国家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娃娃们书桌上的台灯亮了起来，不用再靠着火把读书了。”

依靠“控辍保学”“一村一幼”“学前学普”等教育扶贫工作，大凉山正奋力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病根”。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凉山全州小学阶段净入学率达99.74%，初中阶段净入学率达98.74%。“该上学的一个不少”，成为可触可感的现实。

改变不止于此。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互联网和4G也来到大凉山孩子们的身边，书桌上的电脑也不再新鲜。

“我喜欢化学，所以请老师帮我找了一些网课自学。”15岁的女孩阿西说，她来自喜德县乐武乡的一个贫困家庭，最近才搬到县城附近。

“堂姐堂哥都考出了大山，我好羡慕他们。我也要努力，将来为爸爸妈妈买大房子，不再让他们这么辛苦。”阿西对未来充满憧憬。

在三河村新村定居点，13岁的女孩子里米杨林，小心地把一位厦门小姐妹寄来的信笺贴在书桌旁的墙上。信末写道：“你想见大海，大海就是你未来的目标。”

信纸是蓝色的，跟大海的颜色一样。

（记者李洪磊、张惠慧、李力可）
新华社成都9月23日电

老黄忠 美新娘 夫妻档

贵州省紫云县战贫一线人物记

本报记者段英菊、李凡、杨欣

云贵高原上的贵州南部麻山地区，大量分布石漠化地质和岩溶地形，土地破碎、饮水困难，是历史上积贫已久的深度贫困地区。麻山腹地的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为贵州9个、全国52个未摘帽的贫困县之一。到2019年底，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从近12万缩减到1万余人。为将剩余贫困人口和贫困村“清零”，告别绝对贫困，当地正在冲刺奋斗。记者最近前往紫云县，采集到许多一线扶贫工作人员倾心付出的真实故事。

老黄忠：“不死光荣，死了就是烈士！”

“不死光荣，死了就是烈士！”今年67岁，腰板硬朗，脸色微红的杨光明，这样向记者坦露心声。行如其言，当过兵上过战场的他，一直将脱贫攻坚当作“没有硝烟的战场”。

现职是宗地镇打郎村村支书的他，本应享受退休的悠闲。2012年他从副乡长岗位退休，被委以重任，挑起带领全村脱贫的担子。直接原因是，村民大多不会说普通话，怕与外人交流，本村长大的他会说苗语，熟悉村情；更深刻的原因是，因为穷，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能够带动村里脱贫的人选难以找出。

打郎村的山上遍布乱石，土地稀少，通常几座山包才能挤出一分田土。因为岩溶地形，修建水库和水厂困难，村民无论是饮水或是灌溉用水，都只能世代靠“天雨”，村民将房顶建平，围池蓄水，是这里用水艰难的独特写照。

杨光明本来患高血压，老伴身体也不好，但是他爽快地接过担子，至今年一千八百。去年一次脑梗发病，手术出院后，他马上回到岗位。从县农业局下沉驻村扶贫的李刚记得，他三年前初



▲紫云县四大寨乡新寨村扶贫干部熊恒楠和村民一起查看桐子树长势。（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到村里，每天一早天刚亮，老杨就来敲门，带他走访农户。“他临去医院之前，把下一步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去动手术。”

在老杨带领下，打郎村成立了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养蜂、养鸡，种植佛手瓜、甜养；家家户户都备有水窖和净水器，吃水问题较好解决。全村建档立卡

的245户贫困户，已脱贫220户，贫困发生率从2017年的25.83%降到了2019年年底的2.85%。

2017年，老杨难得参加一个前往香港、澳门的旅游团队，大巴车刚出贵州，接到电话，说有一项工作希望他在场，他不顾劝阻，马上取消行程，下车赶了回来。镇人大主席韦燕青讲起这件事，夸道：“老杨特别实干，工作就是他的命根子。”儿子杨昌华认为：“父亲的工作经验特别丰富，和老百姓讲事情都是有一讲一，有二讲二，群众基础好。”

如今，杨光明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他不会用智能手机和电脑，快掉皮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每天

的工作重点和走访情况。看着村主任等年轻人成长起来，他颇为欣慰，更对打郎村的未来满怀期待。

美新娘：“做扶贫工作，是崇高的事情。”

四大寨乡青年女干部伍梦腾的手机相册里，收藏了一张特别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她的婚礼日，是当天唯一一张她与新郎的合影照，也是一张工作照。

照片上的她，化着彩妆，穿着婚纱，外面套着大红色的羽绒服，正坐在电脑旁帮同事整理贫困户的脱贫信息；而站在墙一边的新郎，穿着一身帅气的西装，微笑着陪伴。

照片摄于2019年12月30日晚，地点是乡政府办公室。

今年27岁的伍梦腾，3年前从青岛一所学院毕业，回到老家通过考试，成为一名驻村扶贫干部。“做扶贫工作，是崇高的事情，这是我的报考动机。”

去年12月30日，是她的出嫁日。

按当地风俗，双方家庭选择了当晚12点为新娘出嫁时间。当天下午，请了短暂婚假的她，临时从村民口中得知，当晚乡政府急需更新多项脱贫攻坚台账，涉及她所在的村民组。当然，同事们并没有告诉新娘。

“我所负责的贫困户资料也需要变动，这些情况我最清楚，又想到从家到乡办公室不远，就打算自己完成一部分，减轻加班同事们的工作负担。”

当晚九点，还没有招待完前来贺喜的宾客，伍梦腾披上“红妆”，便直奔办公室核对数据。在大营乡当乡干部，同样参与扶贫的新郎，也一直陪伴在她旁边。直到凌晨，迎新时间快到了，这对新人才匆匆赶到会场。

村里有位刚成年的小伙家里连遭不幸，几位亲人相继去世，陷入迷茫的他，甚至有轻生念头。她时常上门交流，为他争取各类扶贫政策，推荐工作机会。“他现在在外省工作顺利，打电话给我说，感谢我的帮助，他觉得自己相当于‘重生’。”

“哪家贫困户缺衣服少被子，都是我们干部需要关心的事情。”被同事们称为“最美新娘”的她，驻村3年很有成就感。“对于刚毕业不久的我来说，脱贫攻坚有苦有甜，老百姓的认可，激发了我工作的干劲。”

夫妻档：“你开车的喇叭声我都分得清。”

2019年6月，县民族中学体育馆，全县“脱贫攻坚定点包干前沿作战队誓师大会”举行。一对夫妻相会于此，这一天他们将同时下村参与扶贫。巧的是，同时分配到了四大寨乡，丈夫到新寨村，妻子去纳容村。他们是来自县自然资源局的熊恒楠，和来自县财政局的任艳。

其实，未来的一年，他们家本来

有一项艰巨任务，孩子即将步入高三，正需要陪伴和支持。按照县里政策，参与驻村扶贫，县直机关干部“夫妻档”可以只有一人参加。想着孩子有爷爷奶奶能过来照顾，他俩也就“狠下心来”。“既然是脱贫攻坚战，就不能退缩，我们各自报名，报名前并没有互相商量。”妻子任艳说。

由于夫妻俩不在一个村，两人平常见面机会很少，大多是一同来乡政府开会时。“开了会之后，我们一般都来不及一起吃饭，就各自分开，回村工作了。”熊恒楠说，见面时，夫妻俩交流的大多是工作情况，比如怎样和群众打交道，如何使用电脑软件。

今年年初疫情期间，四大寨乡有多名疫区返乡人员，驻村扶贫工作队增添了疫情防控任务。“那段时间我们夫妻俩都没有怎么回过家，孩子一个人在家待了20多天，上完网课，自己做饭。”

新寨村全村共179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40户622人。熊恒楠带着全村发展起了肉牛养殖产业，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务工等方式参与产业扶贫。任艳在纳容村帮扶的一个贫困对象，因家中有老父亲，一直不放心出去打工挣钱。任艳答应帮忙照看老人，说到做到。“我平时每隔一两天就去看望，用手机帮他和老人连线视频，他在外打工总算放心了。”

熊恒楠驻村，一般是早上七点半出门，晚八点左右回来，为节省路程时间，有时到村组和农户家时开的是私家车。村民和他越来越熟，有的笑说：“熊队长，你开车的喇叭声我都分得清楚。”

如今高考结束，孩子考上大学。夫妻俩“约定”，待到脱贫攻坚胜利，一家人争取一起出门旅游，弥补一下高三陪伴缺失的遗憾。



“阿依”的夏天

►彝族女孩某色伍作在新居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彝族，孩子会被大人们亲切地称作“阿依”。四川凉山州昭觉县阿土列尔村，又名“悬崖村”。彝族女孩某色伍作一家，今年搬下了“悬崖村”。像某色伍作一样，从悬崖村搬迁下来的彝族孩子们，正在拥抱现代生活的各种可能。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5年里，昭觉县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2239户54505人，占全县贫困人口的一半以上。伴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奋进号角，属“三区三州”之一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旧貌换新颜。

“阿依”们难忘美妙充实的暑期生活，为脱贫攻坚这项伟大事业留下最真实的注脚。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社暖心微视频《幸福来敲门——“阿依”的夏天》。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社视频报道《搬入新居的女孩子们：你笑起来真好看》。

（上接1版）2015年，村里来了由4名扶贫干部组成的驻村工作队。白天，工作队员在地里教村民如何种水稻、摘茶叶；晚上，工作队员办扫夜校教村民学认字，帮村民转变观念。

几年下来，这个过去“说不听、带不动、拉不走”的特困村寨有了大变化：以前两三年才能出栏的猪，如今只需6到8个月，村民还学会了给猪打防疫针；一年一季的水稻也变成了一年两季……

原本连育秧苗、撒化肥都不会的娜四，在扶贫干部指导下，全家经过几年发展种下了18亩茶树、4亩水稻。

在悠扬的歌声中，娜四还和村民一起到夜校里学识字。曼班三队驻村扶贫工作组长罗志华说，娜四虽不打猎了，但还是村里数得上的能人。“她脑子活、不怕生，学文化学得最快，村里种的茶树就数她管理得最好！”罗志华说。

曼班三队是直过民族村寨脱贫发展的缩影。云南坚持志智双扶“断穷根”，在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群众中，不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人由2016年的13.02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大学生由1513人增加到2018年的4840人，许多贫困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大学生；开展就业培训18.43万人次，转移就业12.41万人。

在直过民族聚居区，现代产业取代了刀耕火种，电商走进了基诺山寨，德昂山寨年轻人学会了用手机学习农业生产技术。

在西盟佤族自治县，像岩平一样

的佤族群众再唱新歌：仅凭种植皇竹草这一项，去年岩平家收入3万元，实现稳定脱贫。

今年4月，云南正式宣告拉祜族等9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贫。回荡在大山里的欢歌，成为各族群众昂首迈入新时代的凯歌。

发展之歌

“甜蜜甜蜜，甜蜜的棒球，想不到有甜蜜的日子……”

怒江大峡谷的群众，很少人知道棒球这项运动。但这两年，制作棒球变成很多贫困群众的日常工作，还成为他们增收的重要渠道。

原来，近年来对口帮扶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广东省珠海市引进企业，在怒江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建了17个棒球扶贫车间，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打工。福贡县石月亮乡依陆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村民友向福为表达心中的喜悦，用民歌曲调创作了《棒球之歌》。

怒族是云南两个尚未宣布整族脱贫的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福贡县是全省9个未脱贫摘帽县之一。2019年初，福贡县匹河乡托坪村的怒族群众花六妹和其他村民一同搬迁到山下的安置点后，也走上棒球扶贫车间的缝制岗位。因工作出色，她被提拔为车间管理人员，每月工资2000元。

歌声传出大山，唱出了时代的发展——为攻克贫困堡垒，云南省坚持扶贫项目优先安排、扶贫资金优先保障、扶

工优先对接、扶贫措施优先落实，制定了行动计划，统筹20个行业部门项目资金，集中投入343.9亿元，以改变“直过区”生产生活条件。

道路的飞越——脱贫攻坚以来，云南加大了对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交通建设力度。交通运输部也加强对直过民族聚居区30户以上的部分自然村实施通村公路硬化工作的支持力度。几年来，直过民族聚居区共建设村组道路8000多公里。

住房的跨越——精准扶贫开展以来，云南在“直过区”坚持以业定迁、以岗定搬，将易地扶贫搬迁与城镇化建设紧密结合，对2.7万余户贫困户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坚持“一户一方案”，实施农村危房改造7.8万余户，让竹片房、茅草房成为历史。

产业的崛起——云南把产业扶贫作为根本性举措来抓，在直过民族聚居区发展扶贫龙头企业160多个，培育农村专业合作社组织670个，培育特色产业农户1700多户，发展经果林、林下种植面积近百万亩；民族特色手工业覆盖1.1万多户。

从怒江之畔的《棒球之歌》到基诺山上的《我的家乡基诺山》，一曲曲情意绵长的山歌，是直过民族聚居区跨越发展的时代见证。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扶贫办主任黄云波介绍，目前全省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已基本实现“两不愁三保障”，70.75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1039个贫困村出列，贫困发生率由2016年的26.69%下降到2.41%。

感恩之歌

“党的好政策，让独龙族过上了幸福生活，独龙族人民永远感谢党，永远跟党走……”站在波涛滚滚的独龙江畔，独龙族妇女李文仕激动地用独龙语唱起自编的“感恩歌”，幸福和感恩写满灿烂的笑脸，融进悠扬的歌声。

独龙族主要聚居在滇藏交界处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这里山高谷深，自然条件恶劣，曾经每年有半年大雪封山，是云南乃至全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下，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工程以及独龙江乡“率先脱贫全面小康”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全乡千余户群众住进了新房，草果、重楼、独龙牛、独龙鸡等特色产业稳步发展，孩子们享受从学前班到高中的14年免费教育。

2019年4月，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率先实现整族脱贫。那年夏天，是独龙族女孩丰玉梅最难忘的一个暑假，她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乘坐飞机……“这是电视里才有的画面，我要拍下来给亲人和同学一起看。”站在三峡大坝前，丰玉梅举着手机拍个不停。

在三峡集团的组织下，已有近百名怒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贫困家庭中小学生通过“三峡娃娃行”活

动走出大山、开阔眼界。

一个民族一个行动计划，一个民族一个集团帮扶。云南省扶贫办行业扶贫处二级调研员王积胜说，2015年以来，三峡集团、华能集团、大唐集团、云南中烟工业公司、云南省烟草专卖局、招商局集团在云南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以及深度贫困地区投入82.9亿元，帮助21个贫困县摘帽、990个贫困村出列、106.93万贫困人口脱贫。

“山岭岭岭，歌声起红旗飘……”这首歌也唱响在通过乡村旅游走上致富路的云南腾冲市司莫拉佤族村。在这个“幸福的地方”，村民的生活有奔头、日子有盼头、心中有希望，小康的道路越走越宽阔。

通过各方合力攻坚，到今年6月底，怒族和傈僳族已达到脱贫标准，这再一次折射“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一个都不能少”的坚定之誓。

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心筑梦的信念越来越坚定。拉祜族小伙子李扎思家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酒井乡勐根村老达保村民小组。这里老少都爱唱爱跳，在唱歌跳舞中表达脱贫发展的喜悦之情。

李扎思也是自小就会唱会弹，已创作了多首歌曲。“其中，我最满意的是《我有一个梦》。”李扎思抱起吉他弹唱起来：我有一个梦，是中国的梦，是幸福的梦……

新华社昆明9月23日电